



李 强 合 著

工 人 出 版 社 印 行

花 荣 光

新大眾文藝小叢書

光 榮 花

李 淑 台 著

工人出版社印行

光 榮 花

作 者 李 微 含

出 版 者 工 人 出 版 社

北京西總布胡同三十號

電 報 掛 號 二 五 七 一

印 刷 者 工 人 日 報 印 刷 廠

一九五一年六月北京第一版

〔8211〕1—5000

目 錄

光榮花	一
何虎子	五
孔寶元	三

光榮花

在一個禮拜六的晚上，工廠裏剛映罷電影，工人們都歡天喜地的回家去休息。只有醫生白雲翠却心裏非常的難過。她蹣跚的走進自己的宿舍，連電燈也懶得開，就躺在床上。

爲什麼呢？原來她在看電影的時候，受了一個很大的刺激。

放映的片子是蘇聯的「鄉村女教師」，這個電影裏的女主角却和她極其相像，那高高的鼻子，圓圓的臉兒，重眼皮和水汪汪的眼珠子，以及身材的高低，無不和白雲翠相仿。她在人叢中只

聽旁人這樣的議論着：

『瞧！她和咱們醫院的那個「一枝花」像極了！……』

『真的，真的，……像！像……』

她一聽『一枝花』這句話，就知道是說她自己哩。白雲翠從她來醫院的那一天起，就被一些青年人看中了，因為她長得實在太漂亮了，粉紅色的臉兒，含着笑意的嘴角，使青年人們很喜歡，尤其當她穿上那白色的隔離衣的時候，更顯得動人！青年人們都背地裏稱她『一枝花』。

電影繼續演下去，當觀眾看到那鄉村女教師經過了多少的困難，但她為人民服務的精神，却毫不動搖，終於達到了勝利，最後得到了人們的尊敬與愛戴。這時，只聽又有人議論了：

『……可是咱們醫院的「一枝花」，和工人用一個茶孟子喝

水也嫌髒……

這個聲音在白雲翠的耳裏聽得是如此的清楚，使她心上就像刺了一劍似的，臉上直發燒。她彷彿覺得大家的眼睛都在望着她似的，她立刻在那裏站不住了，趕忙從人叢中鑽了出來。

自己作出的事，總還記得起：那是她剛到醫院來不久的事，許多工人都在診療室的門前等着看病，一個工人叫王全，口渴了，就走到她的桌前去，拿她的杯子喝了一下水，她就很高興的，當時把那個杯子用開水沖洗了又沖洗，然後又從自己的褲袋裏掏出雪白的手絹來，把那個杯子擦了又擦。這種壞影響在工人中却直到今天還不能夠消除。她的好勝心是很強的，今晚觀衆無意中給她的刺激，她認為比打她幾個耳光還要難受得多。

「難道我就一點進步也沒有嗎？」她獨自一人在沉思着，她

的淚水流了出來。……

「叮叮！……叮叮！……」——大鐵錘的打聲。

「噠噠噠……」——馬達聲。

「嘶嘶嘶嘶……」——燒電焊聲。

窗外的西北風，吹得一陣緊似一陣，看樣子是要下雪了。可是鍛鋼場的工人業餘加班，勞動的勁頭還是那樣的大，他們爲了減低生產的成本，趕修鑄造場的三個大漏斗，忘記了疲勞，忘記了這夜裏的寒冷。他們勞動的聲音，傳到醫院裏，在白雲翠的耳朵裏，却顯得特別的響亮，使她深深的感覺到工人的偉大。

「我才二十三歲，我還年輕，我應當徹底的改造自己……」她下定了這樣的決心。這次廠裏各現場都展開了生產運動，醫院爲了響應這一運動，除把廠內的醫療工作加強外，還打算在工人

住宅區開展衛生運動，組織工人眷屬學習衛生常識。當半月以前，黃院長把這一工作分配給她，要她在業餘時間去進行。她雖口裏答應了，却至今未作。想到這裏，她便記起前九天的學習討論會上大家所談的『小資產階級的自私，畏縮不前，怕負責任』，彷彿就是針對着自己說的。『從明天開始，我一定要去進行這工作！……』

第二天早晨，天剛一明，她就起了床，準備洗洗臉漱漱口，就去金頂街進行工作，可是，她推開門一看，呀！却下雪了，地上已經積了很厚的一層。北風迎門吹來，把飄飄揚揚的雪花撲了她一臉，使她打了一個冷顫，她又猶豫了。

『小白哪！』門口閃出了那年輕愛開玩笑的護士魏琪，叫着，『今天禮拜，賞賞雪去，好嗎？』

『我不去。』白雲翠不大理睬的說。

『走吧，你這一枝花關在屋子幹麼？……』

『你敢再這樣開玩笑！』白雲翠紅着臉，氣得要打她。『我不是一枝花，再說，我敲掉你的牙！』

魏琪眼睛睜得有核桃大，弄得完全莫名其妙！

白雲翠踏着雪往金頂街走去了。

二

日子一天一天的過去，人們覺得白雲翠的作風是漸漸的變了。譬如說吧：過去她早晨總是睡懶覺，起得很晚，現在早早就起了床，拿着書在看；過去在學習討論會上不哼腔，現在發言還很積極；在診療的時候，過去敷衍塞責，現在慢慢的仔細了，對

病人的態度也和藹的多了；過去不接近工人，現在下班以後，她就到工人住宅區去，給婦女們教課。就連她身上穿的衣服也變了樣兒啦，她那件紅花旗袍也不穿了，改穿一身很樸素的深藍色的棉制服；口紅不用說是不再擦了，就連她那長長的燙髮也剪短了。

一天晚上，她從金頂街教罷課回來，路上的風吹在臉上，就像皮鞭抽打的一般，簡直連人都要吹倒，她逆着風吃力地走着，進了廠走到煉鐵爐旁的時候，却見黃煙冲天，高爐『嗚！嗚！』的怪叫。她很奇怪，忙到根前去看，見工人都圍着高爐在那裏着急！旁邊氣管的氣『吱吱』的往出直冒。她忙問什麼事，一個工人告訴她，爐頂發生故障啦。

廠長職員們都來啦，大家在想辦法。

「煉鐵爐就是我們的飯碗子，再怎麼也不能停，我們馬上上爐頂去修！大家哥兒們怎麼樣？」工人在喊着。

『對！對！』工人們都揮着拳頭，一致同意。

因為煉鐵爐不能停火。一停火，鐵水冷結在裏邊了，那就更成問題啦，必須冒着高熱爬進爐口去修。工人祁德成帶着工具首先往上爬了，接着王全，還有四個人都跟着上去。

因為爐裏的溫度很高，而且裏邊的瓦斯氣很容易悶倒人。白雲翠便忙打電話給黃院長，叫醫院派人來照護。

爐頂上的工人已經開始工作了。

西北風，還是那樣拚命的吹着。在十多丈高的爐頂上，風頭又高，更是冷得厲害！雖然爐裏的熱度是那樣的高，可是站在爐頂上的人，還是够受的。在爐頂上照亮的電燈下，可以看出一陣

一陣的黃砂朝工人的臉打來。

白雲絮着急着：「醫院怎麼還不見人來呀！……」

爐頂有人在喊了：「祁德成，你快出來吧！不行，換……」

「快呀！快！……」是王全的聲音。

白雲絮在下邊心裏更着急。

只聽上邊叫聲：「祁德成，怎麼，哎呀！」

「快！他暈倒了，扶他在那邊躺會。……」

白雲絮聽那邊下爐裏的人悶倒了，她就更急了。這時，黃院長和幾個護士也趕來了，白雲絮就忙從護士手內接過了熱水壺和掛包。

爐頂上又有人在喊了：「快叫醫院來人照護！」

白雲絮忙應聲說：「來了！來了！」

『不行！爐子太高，我去！』黃院長說。

『不不不，我去！』白雲翠堅決的說。

也不知什麼道理，她這時竟那麼膽子大，這樣高的爐頂，要是沒有上過的人，別說女人，就是男人，誰也心裏得打幾個轉。可是，你瞧，她却很英勇地從那鐵梯往上爬着，看得爐下的人，都替她捏着一把汗。

她到了爐頂，忙在郝德成的額上摸了摸，溫度很高，她忙把手巾用水澆濕，給他抹了抹臉，然後又把手巾浮在他的胸口上，再從熱水壺裏倒出開水來給他喝。

王全接着又下去修，十五分鐘後，旁的工人又忙換他上來。因為爐裏熱度很高，呼吸很困難，因此一上來就得躺在爐上喘好大一會氣，才能清醒。白雲翠在那裏忙着照顧他們。爐頂上的朔

風雖然那麼猛烈，但她忘記了寒冷。

一直忙到夜裏三點多鐘，在工人英勇堅持的工作下，把爐裏修好了，料呼嚕呼嚕地下去了。大家高興地喊着：『好呀！好呀！……』又鼓掌又跳，簡直愉快極了！

煉鐵爐又照常出鐵了。白雲翠才回醫院去休息。王全看到她今晚這麼英勇，倒覺得很奇怪。

三

十二月三號，在趕修輕油精煉場的時候，王全因為爬吊桿，摔傷了頭，等抬到醫院的時候，因為流血過多，已經暈過去了。黃院長說：『要給他輸血，不然很有危險。』

白雲翠就自報奮勇的說：『那就快一點驗一驗他的血型，和

我的血型，如果配得上的話，就請把我的血輸給他吧！」

經她這一說，好幾個護士都跟着響應：「我也參加！」「我也參加！」「誰的血型配得上，就輸誰的好了！」

說也湊巧，白雲翠第一個驗，血型就配得來，其他人還要驗，白雲翠拒絕了，她說：「那又何必呢？病人在那裏等着呀！」於是就從她的胳膊上抽了二百CC的血，輸入到王全的身上。

第二天，行政上和工會的負責人，都來看她，並鼓勵她這種進步，和自我犧牲的精神，王全的媳婦也抱着娃娃提了二十個雞蛋來看她。她忙握住王全媳婦的手，讓她在自己的床上坐下。

「你給孩子的爸爸輸了血，」王全媳婦說：「我不知怎麼報答你才好。……給你帶來這幾個雞蛋，小意思！」

「哎呀，嫂子，你別見外呀！他爲工作摔傷了，我的血輸給

他點，這算得了什麼！」白雲翠說：「你拿過去讓孩子的爸爸吃吧！」

「不不不……」王全媳婦說：「你一定得收下！」

「不要不要不要……」

她們倆這麼推推扯扯，一個不要，一個硬要給，孩子倒以為他媽媽是和人家打架哩，嚇得「哇！」的一聲哭了。等他媽媽忙過去抱他時，小孩一下尿到白雲翠的床上了。

「哎哟！我把你個小王八羔子，你怎麼給阿娘尿到床上啦！這……」王全媳婦紅着臉直着急！

白雲翠忙笑道：「嫂子，你別急啦，沒關係，小孩子嘛，知道個啥，不要緊……」

「……哎……真……」王全媳婦仍然很歉意的說。